

# 感覺為經，史實為緯

## ——李政乃詩作初探

張默

### 前言

被前輩已故詩人單子豪稱為「台灣光復後第一位省籍女詩人」的李政乃，她的詩齡迄今將近半世紀。十二年前鍾玲在《中國現代繆司——台灣女詩人作品析論》一書中，曾讚許李政乃為「五十年代清越的女高音之一」，確是當之無愧。

以下特節錄頗為準確掌握台灣早期新詩史料的麥穗，為李政乃所作的「小傳」及「寫作簡歷」：

一九三四年出生於新竹竹東鎮的李政乃，台灣光復那年才十一歲，是日治時代的小學四年級生。台灣光復迫使她放棄學習多年，已打好基礎的日文，重新開始學習中文。戰爭後負笈台北女師，並接觸新詩，高中二年時不但讀詩且嘗試寫詩，一九五二年五月，《自由青年》雜誌第五卷九期，發表了她第一首詩〈偽君子〉，同年十二月，又在《自立晚報》的《新詩周刊》第廿七期，發表她的另一首〈夏夜〉。時十九歲的李政乃開始在詩壇嶄露頭角。嗣後陸續自四十一期直至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四日《新詩周刊》出完第九十四期停刊為止，她一直是該刊的重要作者。《新詩周刊》停刊後，李政乃將舞台移向紀弦創辦的《現代詩》，一九五三年五月《現代詩》第二期，有一首她的〈除夕〉，到一九五五年九月《現代詩》第十一期發表的〈村戀〉和〈幽靈〉後，即未見她再有作品在《現代詩》發表。

李政乃自一九五二年發表第一首詩起至一九五五年與當時的名詩人，曾在台大中文系就讀，主持過台大詩歌研究社，創辦並主編《青潮》詩刊的林曉峰(本名林金鈔)結婚後，詩的產量銳減，二年後因家庭負擔及任教職工作繁忙而擱筆，從此李政乃三個字和她那充滿少女清純、幻思的秀麗詩篇，在詩壇逐漸淡出。(見《詩空的雲煙》第七十六、七十七頁)

李政乃歷經廿多年漫長的沈默，終於在一九八一年起，又重新開始執筆寫詩，並先後在《創世紀》、《秋水》、《葡萄園》、《笠》、《乾坤》、中央副刊、中華副刊上發表詩作。一九八四年處女詩集《千羽是詩》出版，她悠遠的詩之名聲又漸漸恢復。近年曾參加「中國詩歌藝術學會」及《乾坤》詩刊的社務，並到海內外各地旅行，個人詩作更綻放一股芬芳清新的草根味，而令人鼓舞。(這一段為筆者添加)

筆者這些年來，雖然對台灣現代詩資料一點一滴的收集整理下過一番功夫，但是對詩人個人資料建檔並不積極。這次應青年評論家楊宗翰之邀，撰寫有關李政乃詩作的論述，深感意義重大，可能無法全面周延覓得所有有關對她個人評論觀察專文的審視和鑑別。筆者僅能就手邊現存資料，揀取某幾項作初步重點的切入。

以下概分三個子題，粗略進行對她某些重要詩作極為印象式、感覺式、甚至也是閒話式的探險之旅。

### 從〈夏末〉、〈沈沈的酣睡〉到〈新竹光復路上〉

本節試圖以當代五部性質不同的新詩選本，選入李政乃的詩作為依據，分別從各種角度抽樣來檢視詮釋她個人創作的理念與特色，企圖抓住她或許某些被遺落、猶在暗中兀自發光的詩聲。

其一，一九八一年六月爾雅版，張默編的《剪成碧玉葉層層》三十年來第一部「現代女詩人選集」，計選詩人廿六家，李政乃被排在張秀亞(一九一九)、蓉子(一九二八)、林泠(一九三八)之後的第四位。本書共選她的〈誕辰有感〉、〈女教師〉、〈孔雀〉、〈寶藏〉、〈白鴿〉、〈乍晴〉及〈夏末〉等七首詩作。除〈白鴿〉、〈夏末〉各為十一行，其它五首均為四~七行的小詩。在作者小評中，筆者表達了以下的拙見。

早期「現代派」的健者，她那驚鶯體的小詩，晶瑩潔白，十分可愛。李政乃一直默默地在編織她自己玲瓏精緻的小宇宙，且獨來獨往，不食詩壇的煙火久矣。(見該書第四十一頁)

關於本書所選入的小詩，擬另章討論，這裡不妨先對她的〈白鴿〉，提出一些粗略的

看法。全詩如下：

我飛自詩人之古森林  
而我，原是長著一對小翅膀  
愛笑的嬰孩。

在相見之前，  
希望我是姿態豐美的女神嗎？  
漂亮女孩子的成熟  
自然是幸福的

然而，我是一隻  
永遠向上飛的小鳥  
我要輕盈地掠過我的願望  
為我，不必留下任何信仰。

一開頭，作者把「白鴿」化身為長著一對翅膀的嬰孩，往未知的「古森林」飛出，實則是希冀走出自己被禁錮的小天地，其意旨在偶然創發一種出其不意的詩趣；第二節明喻白鴿是體態優美的女神，同時也把自我融入其中，靜靜享受無拘無束的幸福；末節的象徵意味似乎更濃，最後兩句躍躍欲飛進退維谷的少女情懷更是飽滿，不禁使筆者豁然想起夏虹早期的名詩〈白鳥是初〉（見《六十年代詩選》，一九六一年大業版，第一八九頁），同樣洋溢著對愛的矜持與窺探。

在極地的白裡  
用你堅定的立姿  
紀念那藏放我的柔弱的心

——夏虹〈白鳥是初〉末節

儘管兩詩表現手法不同，時空背景互異，但同是少女時期致力追尋那不可知的幸福，瞬間之夢想，似乎如出一轍。

另一首〈夏末〉，則十足展示作者對季節的敏感，語言尤其雅緻，描繪更見深澈，對當下某些現象有欲語還休的纏綿，令人徒興一種難以宣洩的浩歎。相信大家讀了最末五行，一定各有所得與說不出的戚戚。

我愛那靚山，愛那  
雲擁、鳥鳴、雨滴、風捲  
愛那萋萋草叢，一片茫茫的高原  
是誰  
是誰，揉縐滿庭落葉

其二，一九八九年七月，涂靜怡主編的《秋水詩選》（紀念創刊十五周年）選入李政乃的〈奢侈的抒情〉、〈少婦心〉、〈月之路〉三首。作者在「詩觀」中有如下的表白：「一首詩在意象上的經營，要有含蓄性，聯想性或禪悟性，而具有神韻的美。非晦澀難懂的，是明朗可悟的。」下面請參閱她的〈月之路〉一詩首、尾兩節：

聞遍蕙蘭百畝  
我的晚境  
竟然如此清香盈袖

無所謂  
是否理解我對詩的表誠  
縱使是追趕不上  
古聖賢的腳印

李政乃對詩的意象之經營，確確無時無刻不朝向「清明有味，雅俗共賞」的境地出發。別看她輕輕的一擊，自有她個人的執著之處。第一節她連連用了「蕙蘭百畝」、「清香盈袖」兩個成語，很多詩人諸如洛夫、商禽、白靈……等，常常規勸詩人要儘量減少引用成語。可是她在此詩中如此靈活的妙用，一點也不讓人覺得有絲毫生硬，反而平添極其舒愉的水到渠成之勢。這首〈月之路〉寫的就是詩人自我，她以「月」的皎潔見證個人詩心的明澈。特別是結尾縱然永遠追不上聖賢的腳步，但個人對詩藝不懈的推敲，則是絕對的無怨無悔。

其三，一九九六年三月文史哲版，一信等編的《中華新詩選》，選入李政乃的〈花之芒〉、〈暮春〉、〈時餘〉、〈月之路〉、〈沈沈的酣睡〉等五首。

在〈沈沈的酣睡〉一詩中，作者對人生的鑑照，似已悟出了某些一言難盡的倦怠，這首廿一行詩作，是詩人以自我絕對的赤忱，獨到的觀察，理直氣壯的宣告，別有所指的嘲諷，而完成的獨一無二的篇章。這首詩寫於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詩人剛好要跨過五十歲的門檻，她的慨嘆或許在心中盤桓已久，是故一開頭，她就如此坦言：

別想從我這裡獲得什麼  
別枉費心機  
當我抱著終身的疲暈

這「終身的疲暈」倒底是什麼？是現實不順遂的苦雨，還是散落在心靈深處的塵垢，就讓讀詩的人去猜吧！接著她又昂揚的呼喊：

心的管轄已不再屬我  
早已跨出仲秋的領域  
我已用盡人生最後的一刻  
再也找不出閒暇  
可以任意的揮霍

她於言詞隙縫的轉折之間，人生似乎更應疼惜當下的一切，蓋時光一去不復返，我怎能徒徒再讓它無緣由的浪擲與虛度。最後她不得不更加甜蜜的剖白：

沉甸甸的大地  
吸盡我的心血  
我已無視於  
雪的細語  
風的溫柔  
除了沈沈的酣睡

這首詩在節奏上有十分抑揚頓挫之美，也讓讀者讀得倍感痛快淋漓。人生的道路，詩人致力尋求的最最壯闊的風景，並非祇是一聲「沈沈的酣睡」，詩人借此運用的反諷意識，更加驚動喚醒了所有愛詩人的心扉。

其四，一九九九年七月詩藝文版，王祿松、文曉村編的《兩岸女性詩歌三十家》，共選李政乃的〈孔雀〉、〈飽滿的夏季〉、〈書簡〉、〈雲的心語〉、〈若夢是真〉、〈時餘〉、〈暮春〉、〈禪〉、〈曇花開的時候〉、〈沈沈的酣睡〉、〈月之路〉等十一首。王祿松在作者小評中精警的說：

孤獨是另種繁華，清寂是另類美艷，李政乃不僅是一位卓識而善於自處的詩人，抑且能將世紀人文的夢中歌、心頭血、眼中淚，化為欺風雷，倒日月、驚天地、懾海嶽的奮邁大筆，寫成可歌可泣的永恆旨意，誰云不是淡泊情懷真宇宙，尋常思慮得天心呢？（見《兩岸女性詩歌三十家》第一三六頁）

以下請仔細欣賞她〈雲的心語〉之首節：

不是絕句  
不是俳律  
我是一曲無歌之歌

一首無詩的詩韻體

手握一林的綠意

聚寶盆內的童話便是我的誕生地

刁鑽與頑強的天雷

偶而也會發出疑如山破的陣吼

驚動秋之饗宴

驚動我的一畦雛菊

在動亂聲中

我忙著觀賞我的一群丹頂白鶴

悠悠起舞在浩淼的煙波裡

第二節前四句與首節同，後七句另有所指，茲不錄。其實很多時候，作者極喜歡引借外物來抒寫自己，這首〈雲的心語〉亦不例外，但她能如此蒼蒼朗朗的表白，手舞足蹈，著實令人開懷，前引王祿松的評語，似已為本詩立下一個很好的註腳。筆者就不再畫蛇添足了。

其五，二〇〇〇年九月文學街版，秦嶽編的《九州行》詩選，是十位詩人壯遊大陸送給彼岸詩人的禮物。李政乃也恭逢其盛，她的〈新竹光復路上〉、〈醉緣〉、〈牽情〉、〈心餘〉、〈曇花開的時候〉、〈暮春〉、〈書簡〉、〈寶藏〉、〈孔雀〉、〈夜遊〉等十詩被選入。其中特別是〈新竹光復路上〉一詩是她二〇〇〇年八月的佳作，全詩十八行，每節三行，特錄末三節如下：

行在光復路上

舉足欲前啊 對面是我的家

無血無淚的鐵殼車啊 遲遲不肯放行

行在光復路上

兩旁的風景不再入詩

風打裙羅下逃逸，挖了又補的馬路總是在生病

行在光復路上

從童年走到年老

它是我故鄉的長廊啊 盡頭有慈顏的迎盼

李政乃一生六十七載的歲月，大部分在新竹待過，她對新竹的情感比任何人都深，這首清明的短詩，怨懟、調侃之情躍然紙上，充份流露她對故土深深的眷戀。她的詩人丈夫林曉峰在《千羽是詩》代序中說：「她的詩在本質上，是縱的繼承，而且含有泥土芬芳的草根性。」那麼我就此引借：〈新竹光復路上〉真正是一首再三回味滿載草根香的好詩，似無不當。

除上述詩例外，另被選入《葡萄園詩選》（第一一〇～一一二頁）的〈悟信〉，長達四十四行，全詩側重從生活外在的現象出發，逐漸到生命內裡的透視與完成，也有精彩的詮釋。倒數第二節是最明確的信物：

你不是誰 誰也不是你

誰也不投影在誰心底

你心冰潔 冰潔如透明的晶簾

你心開豁 開豁如雨後的青天

全詩表現的焦點，在思緒如此冰晶，天地一片和諧的氛圍中獲得無限的開悟與新生。

整體而言，這五本詩選，雖選詩的策略不同，其中也有若干首一再的重複被選，但並不影響各書的品質。李政乃的詩作，連連列在這些選本中，頗有主導或催化的效用，在在證明詩人祇有以質量精純的詩作發表，才能博得繆斯不同程度的青睞。

### 素靜、美的構成、雲的飄逸的小詩

《千羽是詩》，於一九八四年五月由竹一書局出版，收李政乃各時期的詩作七十五首。其中十行以內的小詩共廿八首，約佔全書的三分之一。

如以行數多寡區分：四行詩有〈自畫像〉、〈自抑〉、〈誕生地〉、〈寶藏〉、〈初雪〉等五首。六行詩有〈孔雀〉、〈月下寄倦旅〉、〈書簡〉、〈暮春〉、〈十六歲〉、〈可愛的憂鬱〉等六首。七行詩有〈降〉、〈禪〉二首。八行詩有〈夜遊〉、〈除夕〉、〈散步〉、〈殘夢〉、〈初戀〉、〈生命的喜悅〉、〈我已慢慢的死去〉等七首。九行詩有〈雨非雨〉、〈多心事的郵輪〉、〈情緣萬縷〉、〈反芻〉等四首。十行詩有〈時餘〉、〈北國短影〉、〈仙樂為誰飄〉、〈花之芒〉等八首。

其中〈寶藏〉一詩，曾選入《中國新詩選輯》第一五頁。另一首〈女教師〉雖也同時選入，卻未見編入《千羽是詩》中，可能是作者一時小小的失察。〈女教師〉原詩如下：

在百合園裡午睡的孩兒突然醒來  
輕揉小眼，又嬌嗔了一下

於是她走近去驕傲地撫愛著他，  
雖然她不是他的媽媽。

本詩所創發的純真的童趣，令人莞爾。不論語調、感覺、抒情氣氛的營建，都極自然鮮活。

又〈書簡〉一詩，則被選入《葡萄園小詩》，編者無任何評介文字，但卷末列出作者籍貫與生年。

讀李政乃這批小詩，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她獨自擁有的無比率真與無為，往往使讀者在心靈的一隅，十分歡愉地欣賞一幅素描或山水小品，從而自內裡發出淡淡的禮讚。

筆者七、八年前，曾在一篇題為「語近情遙話小詩」的短文裡，對小詩作如下的歸納：

一首小詩，是一個玲瓏剔透的宇宙，  
一首小詩，是一片茂林修竹的風景；  
一首小詩，是一幅氣韻生動的素描，  
一首小詩，是一抹隱隱約約的水聲。

大約而言，李政乃的小詩，也是蘊含上述四者的某些特質，且閃爍著作者獨自生發的一種稀有的樸實美，一種亦真亦幻的喜悅，自然構成一種收放自如類似雲的飄逸的華采。以下特以詩句為證：

她比孤鶯來得悲哀和多愁  
卻在繁星的天國裡天真又活潑  
——〈自畫像〉

層層的雲霧已在我的腳下  
寒木的心 不因秋涼而敲蝕  
——〈書簡〉

一艘郵輪靠在碼頭邊  
活像一個叨著煙的高一男生  
悠閒自在的滿足於剛學會的吞吞吐吐  
——〈多心事的郵輪〉

故事在你的煙霧裡結了翳  
睜眼 澀澀 細細  
如 簾外天月  
閒雲薄蓋成絮  
——〈時餘〉

隔著窗 賞雪 織一窗綿綿的喜悅

如三歲嬰孩

把玩著愛不釋手的萬花筒

——〈北國短影〉

沒有呻吟

沒有感傷

破夜的曇花

裸看自己

——〈禪〉

依然是一身未見豐滿的羽毛

靜靜的等待 豈只是一種無奈

——〈十六歲〉

瀑瀉而下的富麗

是你昨夜窗前

飛逝的千羽

——〈花之芒〉

從封筆再寫時

就只那麼一轉頸

我就從初春破入深冬

——〈反芻〉

從上述九首小詩的斷句來看，李政乃寫詩的心情是十分婉曲的。她悠遊於各種感官之旅中，而仍能氣定神閒，來捕捉她於某一剎那所感受到或將要形成的某些尚未完成的對於美的憧憬的期盼。不論是她的〈自畫像〉的夢寐，〈書簡〉的秘而不宣，〈禪〉的虛空，〈十六歲〉的無用武之地，〈花之芒〉的驀然回首，〈多心事的郵輪〉的巧喻，〈時餘〉的弦外之音，〈北國短影〉的童年再現與〈反芻〉不經意的時空之變奏，作者都從詩作中獲得一份自身俱足的喜感，她努力在那些川流不息、繽紛或者悲悽的情境中復活一切。

我大膽推測，李政乃一直耽於「美的旋律」而燦然完成她一系列別有風情的小詩。這使我想起朱自清於一九四三年在〈詩與感覺〉一文裡所陳述的不凡見解。他說：「山水田野裡有詩，燈紅酒釀裡有詩，任一些顏色，一些聲音，一些香氣，一些味覺，也都可以有詩。發現這些未發現的詩，第一步得靠敏銳的感覺，詩人的觸覺得穿透熟悉的表面未經人到的底裡去，那兒有的是新鮮的東西。」（見《新詩雜話》第卅七頁）。

或許李政乃並未讀過朱自清這一段談詩文字，但是詩人對於美的感覺的領受與捕捉，可能是不期而遇，殊途同歸的。

而她的名詩，〈孔雀〉，曾被收錄於筆者編著的《小詩選讀》一書。先錄全詩如下：

小立於絢麗的歲月中，  
拘束如博物館金櫃中的美孔雀。

看到落日的光輝，  
我終於失聲痛哭了。  
擁著薔薇夢的大地啊，  
怎地渴望長對翅膀呢？

〈孔雀〉最早發表於《現代詩》第七期（一九五四年九月），充份展現作者對動物標本的讚歎與同情。第一節兩行，指明是在博物館的金櫃中，看到這隻小立於絢麗歲月中的孔雀，「絢麗」二字用得十分傳神，而寓有反諷的效果。第二節四行，寫孔雀的失落，「落

日」是一個相當淒楚的象徵。最後作者在渴望長對翅膀的企盼中結束，尤能引發讀者的省思。詩人彩羽也對這首詩愛不釋手，曾於《中華文藝》月刊第一二八期（一九八一年十月）撰文指出：「詩人在諸般美的視矚中，乃陷身於一種極端的矛盾，雖然想要長對翅膀，乘風而去，但又難捨這『擁著薔薇夢的大地』，她於是不得不在美夢與美情之間求索」。

她的另一首八行體〈散步〉，也獲得若干詩評家的箋註。原詩如下：

顯得多麼輕閒呀

我學著舊式日本婦女彬彬有禮的小腳步

哼著沒詞的歌曲

垂首 悠閒地 悠閒地踱著

我悠閒地踱來 又悠閒地踱去

似抱著滿懷的心事

默默地走著 靜靜地想著

偶而 卻也能聽到沈默與沈默的低語

〈散步〉發表於《現代詩》第三期（一九五三年八月），鍾玲對本詩有很清晰的解說：

此詩在格律上，用了「曲」與「語」、「步」與「踱」這些韻腳。文法上還靈活運用了排比，對仗和重複手法。如「學著」「哼著」兩行的對仗，「默默地」一行所使用的排比手法，以及四次重複「悠閒地」所用的變化句法，因此全詩節奏感特別強。而最後一行「沈默與沈默的低語」，不但是巧妙的矛盾語，而且表現敘述者幽默地調侃自己。此時自覺式的調侃語調，五十年代其他女詩人沒有用過。（見《中國現代繆司》第一九一～一九二頁）

李元貞對〈散步〉一詩也有自己的觀察心得。她說：「此詩第一節，先將女子散步的悠閒，頗為女性化的美感勾勒出來，第二節繞來繞去的形容，都沒說出女子在想什麼。而（似抱著滿懷的心事）這句的『似』字，用得巧妙，暗示女子可能沒什麼心事，不過就是

輕閒嘛！女子的心事，就像『沈默與沈默的低語』，這樣婉約簡明的語言別有風味。」（見《女性詩學》第二八六頁）。

儘管鍾、李二氏對〈散步〉各有不同方式的解讀，但它本身所揮灑的獨有的從容不迫的風姿，使這首詩常為讀者所津津樂道，自是意料中的事。

總之，小詩由於體積短小，在語言上，力求精省，重視密度與純度；在意象上力求突兀，轉折而富變化；在感覺上力求舒愉暢達，縱橫跳躍，讓讀者於不知不覺中深入詩的美麗的核心；在節奏上，力求抑揚和諧，從而譜出天籟之音，綻放一首小詩特別精緻的光環。以上不僅是筆者對當代小詩的期望，相信也是李政乃和所有熱愛小詩寫作的女詩人們共同的期望。

### 兩岸詩評家引述「詩例」錯誤之訂正

其一：鍾玲在《現代中國繆司》第五章「五十年代清越的女高音」。第四節分別介紹張秀亞、李政乃、彭捷、陳秀喜和沈思五家。鍾玲對李政乃的賞析大體是精當的，還特別提出她的〈採茶女〉一詩，大膽地觸及了在性方面女子的生理反應，處理得十分含蓄。不過她在本書第一八九～一九〇頁並指明是引述自〈初產〉一詩，見《千羽是詩》，五〇～五十一頁。以下是其中的一部分：

如爆發前的火山

子宮硬要擠出溶岩石

痛苦的極度她必須和子宮合作

火山終於爆發

到疲困已極她才體會

結婚就是忍耐的代名詞

鍾玲堅稱這首詩最後一行對社會派給女性的角色，間接提出抗議，可說是女性主義的

先聲。(見《中國現代繆司》第一八九~一九〇頁)

上述引詩〈初產〉，經筆者翻遍整本《千羽是詩》詩集，並沒有發現這首詩的蹤影，大概是鍾玲忙亂中把「出處」弄錯了，特此善意的提出，供愛詩人參考。(經筆者月前向李政乃電話查詢，她說從未寫過〈初產〉這首詩，可能是「張冠李戴」了，特此註明。)

其二，大陸高巍主編的《中外現當代女詩人詩歌鑑賞辭典》全書厚達一三〇九頁。其中「台灣卷」計選彭捷到陳斐雯等四十五家，每家選一~三首不等，本卷也選了李政乃的詩〈周末〉一首，詩後並附劉焱的千字短評。經筆者閱讀後發現，本詩即是曾經被收入《剪成碧玉葉層層》中的〈夏末〉一詩，由於該書編者誤把「夏」字誤植為「周」字，一字之差，致使詩後的評語，完全繞著「周末」打圈子，讀起來特別顯得有點怪怪的。故借此一併提出訂正，讓事實還原真貌。

### 結 語

李政乃一生創作完成的詩，已經發表的大概在一百多首以上，對一個詩齡近半世紀的女詩人來說，可說產量相當稀少。但扣除她中期廿多年的沈默，實際從事創作時間也不過廿年。這裡特引用陳義芝在〈繆思(Muses)歌唱——台灣戰前世代女詩人簡介〉第二節「重要女詩人代表」，作為見證。他特別指認：「欲概覽台灣當代女詩人全貌的選集，仍以張默主編，出版於一九八一年的《剪成碧玉葉層層》最具代表。該書選輯了張秀亞、蓉子、林泠、李政乃……到梁翠梅等廿六家的詩」(見《從半裸到全開》第一四五頁)。

實則，李政乃的詩，不外抒情遣懷，感物吟志，歷史詠歎，以及對當下現實的剖白。她有名的篇章，諸如〈孔雀〉、〈自畫像〉、〈雲的心語〉、〈月之路〉、〈散步〉、〈時餘〉、〈沈沈的酣睡〉、〈新竹光復路上〉等，俱已十足披瀝她風清月白的詩心，一個詩人最難得的是開放自己的胸襟，不高抬自己更不貶抑他人，確認個人應得的位置，活得心安理得。多年來她一直與世無爭，不計較他人的毀譽，一直泰然視之。

儘管早年她被尊為「台灣第一位女詩人」，可是她比起蓉子和她的新竹同鄉、已故女詩人陳秀喜，似乎顯得落寞得多了。海內外詩評家，對蓉子的評文，可謂前仆後繼，汗牛

充棟。而新竹市立文化中心也由李魁賢於一九九七年編定《陳秀喜全集》十大冊出版。可是李政乃仍是李政乃，她依然是生根新竹甘於寂寞的在地女詩人。筆者此次撰文，本著「雪中送炭」的初衷，更是拋磚引玉，希望真正研究台灣女性詩學的專家，不必拘泥於詩中抗議性的強弱，取決某些選本的進出，何妨以獨具的藝術眼光，對李政乃的詩作多加珍視，從而展開一系列深入淺出的探討，或許會有意料不到的發現。

最後筆者特別誠摯地向李政乃建議：把一切俗務拋開吧！再拼個六、七年，把當年某些精緻典雅的抒情之美找回來，再創作出一系列「平中見奇、淡中有味」直達天籟的詩篇。我，深深期待著。

——二〇〇一年七月卅一日於內湖